香祖筆記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一 ◄

香祖筆記
卷十二

►

東坡詩云：「詩文豈在多，一頌了伯倫。」朱少章謂《藝文志》載《劉伶集》三卷，伯倫非他無文章。鍾退谷謂劉窅虛生平詩才十四首，予觀獨孤及《三賢論》及殷寅所歎窅虛之長不止於詩，詩亦豈止十四首。但此一頌、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，他文可不必傳，政如白頭花鈿滿面，不如美人半妝耳。山谷《豫章集》最多，而晚年自刪其詩，止存三百篇；徐昌毅自定《迪功集》亦最少，二公正得此意。予生平為詩不下三千首，門人盛侍御誠齋〈符升〉、曹祭酒峨眉〈禾〉為撰《精華錄》，意存簡貴，然所取尚近千首，愧山谷、昌谷多矣。

朱少章《詩話》云：「黃魯直獨用昆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，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。」此語入微，可與知者道，難為俗人言。

《物類相感志》云：「芽茶得鹽，不苦而甜。」乃知古人煎茶，必加薑鹽以此。然茶取其清苦，若取其甘，何如啜蔗漿棗湯之為愈也。

陳仲醇云：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，如一劍狀。則是神仙亦有押字。

唐牛、李之黨，讚皇君子，功業爛然，與裴晉公相頡頏，武宗之治幾復開元、元和之盛，其黨又皆君子也。僧孺小人，功業無聞，怛悉謀維州一事，怨恫神人，其黨李宗閔、楊虞卿之流，又皆小人也。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，不難辨也。自蘇潁濱二人皆偉人之說出，謂僧孺以德量高，德裕以才氣勝，而賢不肖始混淆矣。初僧孺尉嵩縣，而水中灘出，

有瀛鵜一雙飛下，僧孺果入西台。陳仲醇云：「奇章入台，當以鴟梟應之。」此雖戲論，實公言耳。吾宗鶴尹兄扑，工於詞曲，晚作《籌邊樓傳奇》，一褒一貶，字挾風霜，至於維州一案，描摹情狀，可泣鬼神。嘗屬予序之，而未果也。今鶴尹歿數年矣，憶前事，為之憮然，聊復論之如此，將以代序，且以見傳奇小技，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。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《鬱輪袍》及《裴湛和合》二曲，詞曲家稱為本色當行。

何大復《平涼詩》云：「惟餘青草王孫路，不屬朱門帝子家。」莫中江以為李滄溟在河南時作，人與地皆誤也。

濟南府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，萬曆間耕者得片石於田中，刻「讀書台」三字，乃蘇長公書也。按元遺山《濟南行記》以為宋張公捘讀書處。捘舉進士，仁宗朝知掖縣，奏免登萊租稅，後以戶部侍郎致仕。或云是其兄揆。揆字貫之，通《易》、《太玄》，陳執中薦為龍圖閣直學士，進翰林侍講學士云。

徐渭《墨芍藥》一軸，甚奇恣，上有自題云：「花是揚州種，瓶是汝州窯。注以東吳水，春風鎖二喬。」字亦怪醜。予少喜渭詩，後再讀乃不然，祇是欠雅馴耳。

《後山談叢》云：「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，高五丈四，方五里。附城有走馬台，其高半之，闊五之三，上下如一。其西與南則在內，東北則在外，莫曉其理。」按東平陵城，唐之全節縣也，即古譚子國，《詩》所謂「譚公維私」者也。故城址尚存，走馬台則不可辨識矣。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。

後山云：「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，才三千餘卷，有建業文房之印。」

永叔論書喜李西台，而《集古錄》不取張從申。秦玠兵部學西台書，文忠在亳，問秦「西台何學」，曰：「張從申也。」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，豈文忠偶未睹耶？

印章舊尚青田石，以燈光為貴。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，質溫栗，宜鐫刻，而五色相映，光采四射，紅如韎鞨，黃如蒸栗，白如珂雪，時競尚之，價與燈光石相埒。近斧鑿日久，山脈枯竭，或以芙蓉山石充之，無復寶色，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。二山皆在福州。

語云「棗不救儉」，言歉歲不宜棗也。康熙甲申歲仍儉，而棗倍收；乙酉歲豐，棗亦收，語不皆驗。

寒食麵、臘月雪為糊，則不蠹。宋王文憲家以皂莢末置書中，以辟蠹。

王弇州《觚不觚錄》云：「親王體至尊，於文武大臣投刺作書，有稱王者別號者，不稱名，惟今魯王一切通名。自分宜當國，而親王無不稱名矣，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。當其時襲封者，至稱門生。」按宋朝儀，親王班宰相之下，已乖大體，況以天潢之尊，降而稱晚生、門生乎？其褻越已甚，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，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！

江陵媚大璫馮保，刺稱晚生。以江陵之薰灼，至使群臣上疏不敢斥名，親王、次輔皆稱晚生，在外布、按二司至行跪禮，而屈體媚璫乃如此，可謂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。

御史於左都御史、副都御史，例用上銜名帖，即升遷至大官，仍稱晚生不改。予以康熙庚午為副院，今梅少司馬桐崖〈鋗〉為御史，掌京畿道；後九年，予為掌院，梅已為副院，猶稱晚生，及出為閩撫，不改也。金少司寇〈璽〉亦嘗為屬，同時為副院，亦稱晚生，及出為楚撫，則改稱侍生，不知用何例也。

各道御史掌道，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，惟協理則總憲批委，遂多趨避。如河南、江南、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，則人競趨之，台規不肅，為日已久。予為掌院，凡協理一按，俸次先後不許越次。至內升京卿，初薦常百子翼聖，後薦李質君斯義、陳大年齊永，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，無所容其營競。後常至大理寺卿，陳至太常寺少卿卒。李今為福建巡撫。此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，而前後皆不盡然。

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，自明代相沿至今。弇州謂三品已上則不復敘，然予見王大宗伯涓來〈澤弘〉為吏侍，杜大司馬肇餘〈臻〉為尚書，每相遇，杜執弟子禮益恭，此盛德足以風世也。弇州又言常熟嚴文靖公〈訥〉以嘉靖甲辰會試，分領《詩經》房，瞿文懿〈景淳〉以本經中式，乙未再分房，李文定〈春芳〉亦以本經中式，皆不稱門生，不可解也。

明舊例，五部尚書避大學士，惟吏部尚書不避，相遇則下輿而揖。今吏部亦與五部尚書同矣。弇州謂蒲州楊襄毅公為太宰，位望俱重，侍郎以下皆遠避，後起掌兵部，亦然。

明舊例，太常、光祿、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。弇州議其非，今無是矣，即遇尚書亦不避也。若翰林庶常以至內閣中書舍人遇尚書、都御史，亦分途抗行不避，不知何說。

弇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，鮑天成之治犀，朱碧山之治銀，趙良璧之治錫，馬勳治扇，周之治商嵌，呂愛山治金，王小溪治瑪瑙，蔣抱雲治銅，皆比常價再倍，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。

《文房寶飾》云：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。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，候乾收之。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煙，染筆藏之，尤佳。又東坡作墨，以高麗煤，契丹膠為之。

倪雲林每作畫必題一詩，多率意漫興，惟《妮古錄》載一詩最佳，云：「十月江南未隕霜，青楓欲赤碧梧黃。停橈坐對西山晚，新雁題詩小著行。」

又顧阿瑛題文與可竹云：「湖州昔在陵州日，日日逢人寫竹枝。一段枯梢三作折，分明雪後上窗時。」風致不減雲林。

昔在京師，從宋犖〈琬〉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，乃太乙仙人，一時多為賦詩，以為張騫事，非是。《妮古錄》云：「曾見所作昭君像，琵琶乘騎，眉髮衣領，花繡鬃鬣，種種精細。馬腹上豆許一穴，其中嵌空，琵琶上刻『碧山』二字。」

《群碎錄》云：書曰帙者，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，如今裹袱之類。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《白居易集》，命崇文院寫較，包以斑竹帙送寺。嘗於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，外以斑竹帙裹之，云是宋物。帙如細簾，其內襲以薄縐，故帙字從巾。

內典云：「福不唐捐。」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。唐訓空。

《續文獻通考》載劉辰翁《須溪集》一百卷，今所傳止《記略》二卷，及批點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列》、《班》、《馬》、《世說》、摩詰、子美、長吉、子瞻詩九種耳。

《太平清話》云：「朱竹，古無所本，宋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，故張伯雨有『偶見一枝紅石竹』之句。」然閩中實有此種，紅如丹砂。

明仁宗賜禮侍金問《歐陽居士集》凡二十冊，遭回祿，失其八，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，宣宗促命內侍補之復完。余聞曹舍人貞吉云，官典籍日料檢內府藏書，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，竟無一全者。蓋鼎革之際散軼，不可勝道矣。

王介甫狠戾之性，見於其詩文，可望而知，如《明妃曲》等，不一其作。《平甫墓志》，通首無兄弟字，亦無一天性之語，敘述漏略，僅四百餘字。雖曰文體謹嚴，而人品心術可知。《唐宋八家文選》取之，可笑。

屠隆長卿令青浦，梁辰魚伯龍過之，為演《浣紗記》，遇佳詞，輒浮以大白。昔袁荊州籜庵〈於令〉自金陵過予廣陵，與諸名士泛舟紅橋，予首賦三闋，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者，諸君皆和，袁獨製套曲，時年八十矣。曲載《紅橋倡和》。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亭，年亦八十。

司馬子長采《左氏內外傳》、《國策》、《世本》以為《史記》，楊用修取《華陽國志》、王象之《紀勝》、《成都碑目》、費著《器物譜》、《蜀錦譜》、《蜀箋譜》以為《蜀志》，昔人謂可以為修志乘法。予見康對山《武功志》前幅，載織錦璿璣詩圖，劉九經《鄜志》前幅，載武侯木牛流馬圖，殊有別趣，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。

秦少遊有姬邊朝華，極慧麗，恐妨其學道，賦詩遣之至再。後南遷過長沙，乃眷一妓，有「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為誰流下瀟湘去」之句，何前後矛盾如此？

畫家界畫最難，如衛賢、馬遠、夏圭、王振鵬皆以此專門名家，不足貴也。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，乃工界畫，斯足異耳。論詩文當以是推之。或云忠恕以篆籀畫屋。

李義山記滎陽鄭璠官象州，得怪石六，輦運以歸，費俸錢六十萬；後還長安，無居宅，妻兒寄人舍下。余讀而笑之，既稱廉吏，安所得六十萬錢？鬱林石殆不如此。

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絕句：「清遠樓中一覺眠，雨鳩風燕乍晴天；年來愛作團欒語，不得中男在眼前。」昔丁卯、戊辰間，予家居，而第三男啟汸官文登廣文，嘗寫此詩寄之，以代家書，真不減子由彭城逍遙堂絕句也。興觀群怨，學詩者當於此等求之。

張景山一石，中有月形，石色紫而月白，月中有桂樹，其文黑，枝葉老勁，雖工畫者不能為。又呂東萊蓄一犀帶，中有月影，過望則見。范文正家一古鏡，背具十二時，如博棋子，每至某時，則棋中明如月。又季雁山一爐，幕上有十二孔，應時則香出。

趙松雪《鵲華秋色圖》，為周密公謹作，山頭皆著青綠，全學右丞。公謹家世濟南，流

寓吳興，故松雪為作此，以寄其故鄉之思。密常著《癸辛雜識》、《雲煙過眼錄》諸書。癸辛，所居巷名，猶許渾之丁卯橋。

康熙中嘗命畫苑寫耕織圖，御製詩冠其上方，刻印頒行。按此圖始於宋於潛令四明樓璹作耕織圖以獻思陵，各係五言八句詩，逐段有憲聖皇后題字。

古人文章，身後所托不一，如白居易以轉輪藏，唐球以瓢，劉蛻以塚，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。後百千年必有知者，何必藏之名山，副在通都耶！

梅梁有二，會稽禹廟梅梁，乃大梅山所產梅樹，張僧繇畫龍其上，夜大風雨，飛入鏡湖，與龍鬥，乃以鐵索鎖之。晉謝安石作新宮，造太極殿，少一梁，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，取為梁，殿乃成，畫梅花於其上。

予昔奉使廣州，親見篳麻樹、翮豆樹、茄樹。昨閱一書，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樹者，皆異聞也。

袁淑《山公九錫文》、沈約《修竹彈甘蕉文》、韓愈《毛穎傳》之類，偶然遊戲，後來作者遂多。吾鄉賈公三近嘗輯《滑耀編》若干卷，先生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晉刻之汲古閣。又嘗見《文府滑稽》一書，皆此等文也。

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，工楷法，常仿吳彩鸞寫《唐韻》，作廿三先廿四仙。武林沈磵芳〈名蓀〉為題絕句云：「簪花舊格自嫣然，顆顆明珠貫作編。始識彩鸞真韻本，廿三廿四是先仙。」商本老學究女，兼能製舉文字，嘗手評沈文一卷。又有詩贈之云：「細筆猩紅絕妙辭，掃眉窗下拜名師。從來玉秤稱才子，樓上昭容字婉兒。」

門生沈磵芳又云，康熙壬子為河道總督，請主任城書院，有諸生饋墨數丸，云是土人所製，形如掘丸，磨之甚黝黑。則充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，惜予未及見之。

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，東偏有王祠，祠後又有一祠，並祀文信國及元伯顏。養濟院則祠嚴嵩為土地，皆不知起於何時。

磵芳嘗與友人泛西湖，未幾雨作，座有請乩仙者，至則書一絕句云：「才散笙歌罷綠麼，冷風疏雨上輕舠。問予名字真消息，曾向王維雪裏描。」叩之，自云：「綠天仙子，賈

秋壑半間堂後植蕉百本，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，現美人身，侍書於巾峰洞天。」翼日跡之，果有巨蕉一本，樵牧不侵，遂醵金構精舍其側，自後數降乩與諸生倡和云。

康熙甲申十二月，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，忽空中有聲，舉頭視之，見一人左手抱冊，右手持杖，黃巾黃衫，御風而過，頃刻漸遠，猶見衣角。出問市人，亦多見之。

磵芳云，曾見諸生中有油姓、煙姓。

粵東撫署即尚藩故王宮，東園有樹一株，結實如枇杷，中空似有核而脫去，竟無能名之者。亦異植也。

先兄《考功集》詩屢經芟削，最後止刻四卷，佳句佚者頗多，略記一二，如《濰縣道中》云：「人煙通下密，橋路繞東丹。」《夏夜詞》云：「夢覺聞花漏，星河一帶橫。」《感興》云：「大人有賦言仙意，內景何方駐聖胎。」此類尚夥。予少時詩，如《送人知鄞縣》云：「天晴真臘樹，日射灌門潮。」分賦菊名《孔雀尾》云：「未登嵇氏狀，卻號孔家禽。」《贈徐東癡》云：「湘東品第留金管，江左風流續玉台。」《過郡城》云：「郭邊萬戶皆臨水，雪後千峰半入城。」《舟中小飲》云：「行藏略已同仙尉，得失何妨任老兵。」余亦頗有可存者，今略識其概耳。

《雪蕉館紀談》云：「明玉珍在蜀，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，工巧過之。玉珍建搗錦亭於浣花，置箋局，俾子良領其事。」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，鏤刻甚精，然距浣花尚數里。

又云：「陳友諒在南昌，喜食玉葉羹，乃以西山羅漢萊、曲江金花魚為之。」按曲江隸豐城，宋元祐太后為金人所追，投金花於此祈風，改名金花潭。

倪雲林小畫一軸，上題字云：「三月四日，解後德方郎官九成掾使於荊溪之上，相從及旬而別，因九成徵予畫，並賦詩：剡掾學阮掾，宛然西晉風。百年聊復爾，三語將無同。載酒來溪上，看山入剡中。孤帆逐雲樹，煙雨滿春空。淨因庵主瓚。」沈石田摹大癡山水，自題云：「山疊氣未充〈按：此「充」字據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本補〉，衍迤勢叵窮。溪壑互中涵，草樹發青紅。縹緲神仙居，隱現金銀宮。飛霞隔鸞鶴，叢笙思閬風。誰從此招手，度我逍遙翁。時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。」右二幅皆於濟南朱氏楓香閣觀。

予於前卷太息郯縣仝軌之遇，以為郃陽康乃心與軌前後皆以詩見知，而有遇有不遇，皆命也。乙酉九月，予歸田且近一載，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錄閱之，則軌居然領解額第一。自喜老眼無花，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尚存，輒錄於此，與識者共質之云。「華星炯炯羅秋穹，帝車正色臨天中。今古文章各司命，龍門吾代趨王公。賤子曾公公從祖，大羅天詠霓裳同〈萬曆乙未〉。孔李通家逾百載，日月泥塗牛馬風。何況虞廷儀鸑鷟，和聲應答唯笙鏞。鶴唳鶯啼喑不發，草間誰敢矜寒蛩。東平牙齒濫餘論，江天颯颯羞吳楓。新文底用把小陸，飛夢已過尸鄉東。驚聞面赤汗浹背，進退交惑心忡忡。灑掃何年懷四本，聊將耳學思擊蒙。騷經詩史立忠義，豈徒排比鋪陳工。霧夕芙蕖詫沈範，區區兒女塗青紅。劉生示我漁洋集，南海蜀道爭豪雄。工部吏部水赴海，白公蘇公金在熔。深林二月亂桃李，大江百怪騰蛟龍。餘子我亦輕狹陋，如公誰不懷朝宗。恨不遭公問緒業，微言日日開心胸。莫訝投詩未相識，平生一瓣曾南豐。」

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，言其叔廩膳生某授徒學宮之側，諸童子苦之。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，形貌怪醜，每夜宿城隍廟下，乃群往商於鬼子，欲其暮夜假鬼物以駭之。鬼子曰：「諾。然必得朱書符票如官司勾攝狀乃可。」眾如其言。一日日未晡，吳方危坐，鬼子忽從窗入，持符示吳曰：「奉命勾汝。」吳素識之，曰： 「汝乞幾張某，何事相嚇！」鬼子曰：「冥司符在，豈誑耶！」挾吳自窗徑出。眾驚視，吳已卒，鬼子亦不復見。

毗陵一士大夫，妻頗能詩。既而納一姬，處之別館，夫人偵知，將自往掩取之，倉皇無計，攜姬渡江，假寓廣陵。夫人追之，至京口江岸，不敢渡而歸。一日，座客述之，余曰：「所謂長江天塹，天之所以限南北也。」一座大笑。

吾郡遺文，惟晁無咎《北渚亭賦》最為瑰麗，有淮南小山之遺風。其序曰：「北渚亭，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。蓋取杜甫《宴歷下亭》詩以名之。風雨廢久，州人思侯，猶能道之。後二十一年，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。侯於補之丈人行，辱出其後，訪其遺文故事，廑有存者。而圃多大木，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。舉首南望，不知其有山。嘗登所謂北渚之址，則群峰屹然，列於祠上，城郭井閭，皆在其下。陂湖迤邐，川原極望，太息語客，想見侯經始之意，乃徹池南葦間壞亭，徙而復之。」賦見《雞肋集》第二卷。今水面亭、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，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，傳為北渚亭故址，尚有古屋數椽，修竹數十竿。其地瀕湖背城，絕無高明爽塏之觀，不知子固所創，無咎所賦，果此地否？因讀《雞肋集》而識之，俟訪諸故老。

俗人傳訛襲謬，有絕可笑者。兗州陽谷縣西北有塚，俗呼西門塚，有大族潘，吳二氏，

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、妾潘氏之族。一日社會，登台演劇，吳之族使演《水滸記》，潘族謂辱其姑，聚眾大哄，互控於縣令。令大笑，各撲一二人，荷校通衢，朱批曰：「無恥犯人某某示眾。」然二氏終不悟也。從侄鵬過陽谷，親見之。

徐神翁謂蔡京曰：「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，作壞世界。」蔡曰：「安得識其人？」屍徐笑曰：「太師亦是。」按《水滸傳傳奇》首述誤走妖魔，意亦本此。然不識蔡京為是天罡，為是地煞耳。神翁語見《錢氏私志》。

晁無咎《陌上花》八首，工妙不減蘇公。其二篇云：「娘子歌傳樂府悲，當年陌上看芳菲。曼聲更緩何妨緩，莫似東風火急歸。」「荊王夢罷已春歸，陌上花隨暮雨飛。卻喚江船人不識，杜秋紅淚滿羅衣。」

無咎《將別歷下》詩云：「來見紅蕖溢渚香，歸途未變柳梢黃。殷勤趵突溪中水，相送扁舟向汶陽。」「鴛鴦鸂鶒繞漁梁，搖漾山光與水光。不管使君征棹遠，依然飛下舊池塘。」《將行陪貳車觀燈》云：「行歌紅粉滿城歡，猶作常時五馬看。忽憶使君身是客，一時揮淚逐金鞍。」《譙郡對酒憶玉函山》〈自注：齊州西樓對此山〉云：「不遣西樓對此山，宋譙頻綴副車銜。今年重汙花前酒，猶是揚州別駕衫。」

蘇潁濱從事吾郡，作《閔子祠堂記》、《濼源石橋記》，又《和孔武仲濟南四詠・環波亭》云：「過盡綠荷橋斷處，忽逢朱檻水中央。」《北渚亭》云：「西湖已過百花汀，未厭相攜上古城。」據此，則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疑。《鵲山亭》，《檻泉亭》，檻泉即趵突也。又《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》，西湖即明湖之西偏，曾子固詩亦稱西湖。又《西湖二詠》，又《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》云：「溪上路窮惟畫舫，城中客至有霅魚。」徐，石介之婿也。又《次韻李昭敘燕別湖亭》，又《遊泰山四首・初入南山》云：「茲人謂川路。」今黃山鋪已南至泰山，皆名川路，故其下又云：「嘉陵萬壑底，棧道百回屈。崖巘互崢嶸，征夫時出沒。」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。《四禪寺》，《靈岩寺》，《嶽下》，又《舜泉復發》，又《答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》，又《舜泉詩》四言，序曰：「始余在京師，聞濟南多甘泉，流水被道，蒲魚之利與東南比。會其郡從事闕，求而得之。既至大旱，問之，其人云，城南舜祠有二泉，今竭矣。明年夏雖雨，而泉不作。相與驚曰：『舜其不復享耶！』又明年夏大雨，麥禾薦登，泉乃復發。民歡曰：『舜其尚顧我哉！』泉之始發，瀦為二池，醽為石渠，自東南流於西北，無不被焉。灌濯播灑，蒲蓮魚鱉，其利滋大。因為詩，使祠者歌之。」詩不具錄。按李公擇亦為齊守，而歷下詩不多見，惟潁濱集有《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》耳。公擇、子由，在齊正同時

也。

潁濱《棲賢寺記》，造語奇特，雖唐作者如劉夢得、柳子厚妙於語言，亦不能過之：「入棲賢谷，谷中多大石，岌嶪相倚。水行石間，其聲如雷霆，如千乘車，行者震掉，不能自持。渡橋而東，依山循水，水平如白練，橫觸巨石，彙為大車輪，流轉洶湧，窮水之變。石壁之址，僧堂在焉，狂峰怪石，翔舞於簷上。杉松竹箭，橫生倒植，蔥茜相糾。每大風雨至，堂中之人，疑將壓焉。」予遊廬山，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，如丹青畫圖，後人不能及也。

吾郡李文叔格非，元祐黨人，文士也。其著作自《洛陽名園記》外不多見，頃從《墨莊漫錄》得其所著《墨癖說》及《雜書》二篇，錄之以備文獻云。「客出墨一函，其制為璧，為丸，為手握，凡十餘種，以錦囊之。詫曰：「昔李廷圭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，絕世後二十年，乃有李承晏，又二十年有張遇，自是無繼者。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，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，書碑銘，法當賜金，或天子寵異，則以此易之。余於是捧硯惟謹，不敢議〈闕三字〉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，皆如吾意，不覺少有不足，不知所謂廷圭墨者，用之當何如也。他日客又出墨，余又請其說，甚辨。余曰：『籲，余可以不愛墨矣。且子之言曰：「吾墨堅可以割。」然吾割當以刀，不以墨也。曰：「吾墨可置水中，再宿不腐。」 然吾貯水當以盆罌，不以墨也。』客復曰：『凡世之墨，不過二十年，膠敗輒不可用。今吾墨可百餘年不敗。』余曰：『此尤不足貴，余墨當用二三年者，何用百年。』客辭窮，曰：『吾墨得多色，凡用墨一圭，他墨兩圭不逮。』余曰：『余用墨，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，往往失去，輒易墨，未嘗苦少墨也。』客曰：『吾墨黑。』余曰：『天下固未有白墨。』雖然，使其誠異他墨，猶足尚，乃使取硯，屏人雜他墨書之，使客自辨，客亦不能辨也。因恚曰：『天下奇物，要當有識者。』 余曰：『此正吾之所以難也。』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為玉，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，以其用之才異也。今墨之用在書，苟有用於書，與凡墨無異，則亦凡墨而已，烏在所可寶者。嗟乎！非徒墨也，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。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，吾安可以不辨。」又《雜書》論左、馬、班、韓云：「馬遷之視丘明，如麗倡黠婦，清歌緩舞，間以諧笑，傾蓋立至，亦可喜矣。然不如絕代之女，卻鉛黛，曳縞貯，施帷幄，裴回微吟於高堂之上，使淫夫穴隙窺之，終不敢意其啟齒而一笑也。班固之視馬遷，如韓魏之壯馬，短鬣大腹，服千鈞之重，以策隨之，日夜不休，則亦無所不至矣，而曾不如褭之馬，方且脫驂逸駕，驕嘶顧影，俄而縱轡，一騁千里。韓愈之視班固，如十室之邑，百家之聚，有儒生崛起於蓬蒿之下，詩書傳記，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，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，乘高車從虎士而至，雖鄙惡，而體已下之矣。」又云：「余嘗與宋遐叔言，

孟子之言道，如項羽之用兵，直行曲施，逆見錯出，皆當大敗，而舉世莫能當者，何其橫也。左丘明之於辭令亦橫。自漢後千年，惟韓退之之於文，李太白之於詩，亦皆橫者。近得眉山《筠篔谷記》、《經藏記》，又今世橫文章也。夫其橫乃其自得，而離俗絕畦徑間者，故眾人不得不疑。則人之行道作文，政恐人不疑耳。」

又《墨客揮犀》云：「李格非善論文章，嘗曰諸葛公《出師表》，李令伯《陳情表》，陶淵明《歸來引》，沛然如肺肝流出，殊不見有斧鑿痕。數君子在後漢之末，兩晉之間，未嘗以文章名世，而其詞意超邁如此。蓋文章以氣為主，氣以誠為主，故老杜謂之詩史者，其大過人在誠實耳。

《輟耕錄》言：「或題畫曰特健藥，不喻其義。」予因思昔人如秦少遊觀《輞川圖》而愈疾，而黃大癡、曹雲西、沈石田、文衡山輩皆工畫，皆享大年，人謂是煙雲供養，則特健藥之名，不亦宜乎。

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：「君子有酒多且旨，得盡群心；化國之日舒以長，對揚萬壽。」與余少時所夢，同而小異。

聯對雖小道，亦足見人才思。門人殷彥來〈譽慶〉曩在京師，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：「一時賢士皆從其遊，天下文章莫大於是。」時稱其自然工妙。又汪閣學文漪〈灝〉一聯云：「尚書天北斗，司寇魯東家。」人亦稱之。

從叔祖洞庭先生〈象咸〉，明末官光祿寺署正，擅草聖，崇禎時嘗奉詔書御屏。先王父尚書一日置酒召之，酒闌，諸孫競進乞書。余時總角，王父把酒命對句云：「醉愛羲之跡。」余應聲對云：「狂吟白也詩。」公大喜，以卮賜之。

趙甥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，其一崇山大溪，山水間多林木，丹綠相錯，中有草堂，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，左者抱琴，中有繡墩，墩上有盤，盤中橫紅梅一枝，階下二人控馬立，不知何謂也。其一《士女惜花圖》，叢花片石。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禧畫《惜花春起早》一幀，似是臨摹此畫。上方有潘純、張雨、倪瓚、錢惟善四詩，錢詩云：「庭院無人春已深，東風吹老惜花心。自知命薄難承寵，不費長門買賦金。」頗有寄托。予少時有《詠梅妃・減字木蘭花》一闋云：「天然姿媚，比似梅花應不異。一斛珍珠，得似鮫人淚點無。文園老去，恨煞無人能解賦。我見應憐，不索長門買賦錢。」意各別而語相似。

康熙乙酉，命詞臣廣續《群芳譜》。《群芳譜》者，先王父贈尚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亓韓之黨齮齕，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。異代乃為九重所賞，亦家世盛事，不可不紀。

世謂宋文貞公鐵心石腸，而賦梅花，殊不類其為人。愚按南卓《羯鼓錄》云：「宋開府雖耿介，亦深好色，樂尤善羯鼓。常與明皇論鼓事曰：『頭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點。』云云。」大類教坊樂人語，文貞豈宜有此〈文貞，南和人，葬沙河，今二縣皆有祠〉。